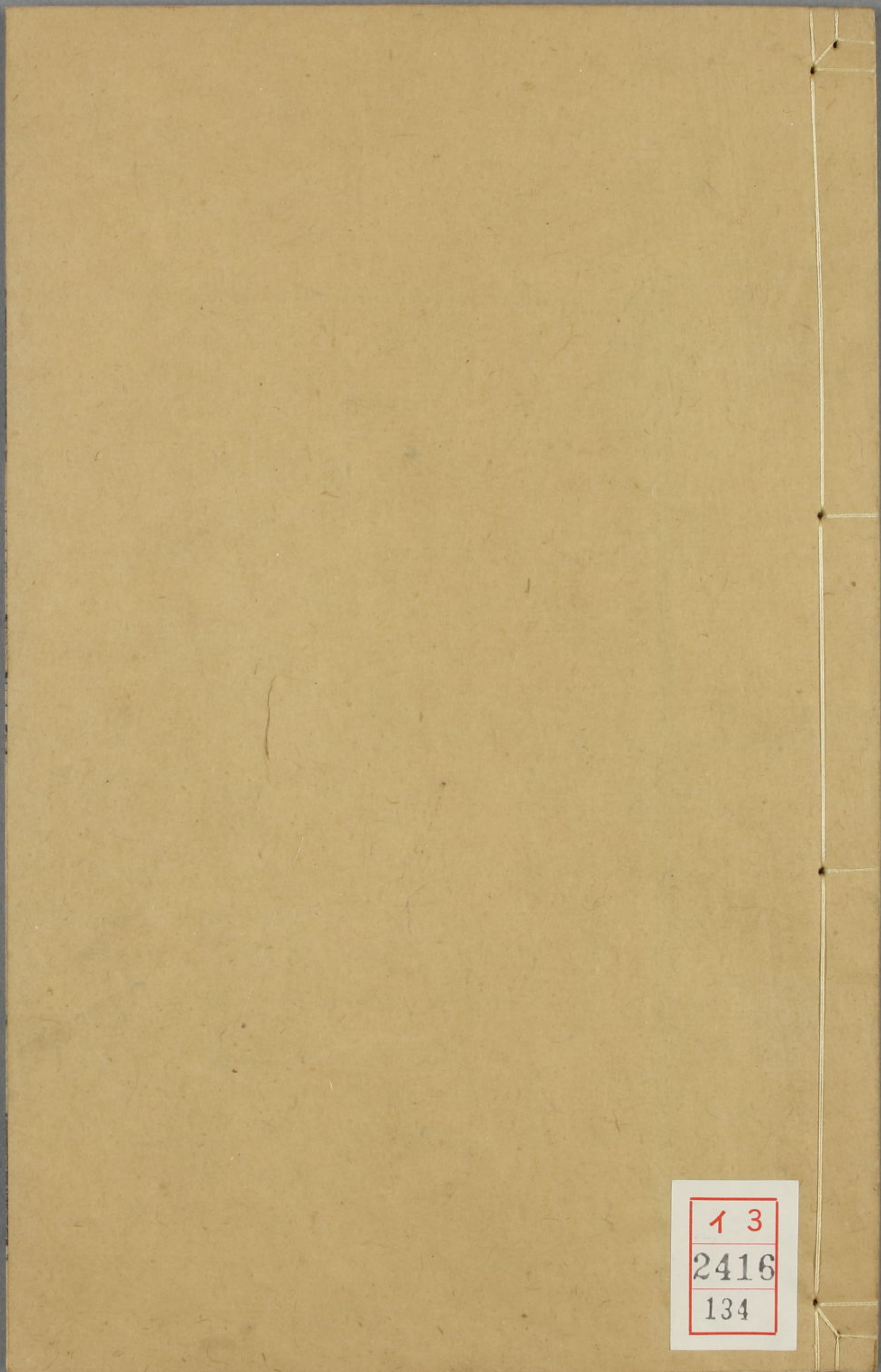




1 3
2416
134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五十六

諫對見 謗諫對問 不諫附

諫四

原開說曰魏志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

建一言開違不忘諫云左傳取郤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

有後於魯乎君違不惡切諫傳漢書明主不惡切諫以其

直諫詢于芻蕘詩詢茲黃髮書師氏詔王周禮師

善道也嫩古美字以小人箴書無或敢伏增假辭

色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爭

枉直又徐有功遷秋官郎中時周興來後臣以周內窮

人部



半澤文庫

直所全善愧人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
活甚衆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福福至於涕泣寒寒無
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面
稱過後漢書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
是以言之知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爲漢中帝曰何
是過今侍中面稱與善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延折檻
朕過論持平務存大體言行錄宋陳忠肅公權字
議論以細政未嘗及人私過不喜彈劾微錄明陳司
戒我勿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
致忠懇報宋史高王不豫起居舍人彭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
覽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臣今日事何大於過
宮余端禮曰扣額龍輝曲何言龜年奏臣今日事何大於過
然猶不知之未嘗緘默元史史巖巖嘗謂人曰天下事在
曲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
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直救
者未嘗開諫諍之門金史史巖巖嘗謂人曰天下事在
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數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
口習以成風願陛下幸甚前用已試之人弘治初儲
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王純等五人曰與上封自作
其旋求諫諍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弘治初儲
草後漢書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封章無闕曰倖唐紀律蕩宗時李勣勸元素諫太宗修
天子雖幼回天之力又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
昏亦感悟求言之詔切慮耆德故宋陳瓘論求言之體密貢
得謝忠於國意欲有言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
封事則有強詬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黃耇之言或不
人部

樂告願因創身懼變之時明憲
老乞言謂之禮必嘉謀來助初政
太宗嘗謂王時曰正主御邪臣不
幸諸公數相諫諍不致治唯君臣
有爭臣七人諫諍不用則相繼以
勿言臣敢竭人諫諍不用則相繼
諫官得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
請在諫院每聞三年田況言諫諍
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
聞朝廷之事矣諫官日奉朝請則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
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
以禳災遣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
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皆言
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
又穆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郾等
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
也帝意解因詔覃

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
卿延英時閣中奏事久廢至是相慶
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
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
前如細民訴不由門下諫官等延
訟者則禁之不由門下諫官等延
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既
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
命竟疏辭密封唐書德宗使入諭陸
寢贊上奏曰昨有臣所奏事殊陳論
聞贊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陳下
心膂之德且傷不進揭帖明史紀事
私吝之明傷不進揭帖明史紀事
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
可揭帖祖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
進朝廷祖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
王近法祖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
揭帖上祖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
世法臣下俱有弊且非後
人部
諫
願厭其數聞多所論列帝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諫

三

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
 魯直曰諫行足矣以知制誥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
 因取美官嘉王酒悲嘉王酒悲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
 非本意也嘉王酒悲嘉王酒悲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
 宴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日夜酣飲韓昭等曰
 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社稷為言日夜酣飲韓昭等曰
 能省希憲木強無少回庶希憲每奏議帝前上宣然行不
 也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無少回庶希憲每奏議帝前上宣然行不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對曰王府事輕
 前後章十九上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儲前後章奏
 疏數十萬言又真德秀立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將數十萬
 誦其文想六月二十餘奏又魏了翁在朝廷四方人士
 見其風采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雨為誠結
 歲一百八疏右正言半歲之閒凡上一百八疏誠結

主知元史竇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擬待上前默言君
 君曰有過臣亦以為可若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
 日復侍帝於帷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以爲否非善政也明
 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帝怒侍臣或從傍大言
 劉秉忠等賀帝曰非公誠結主知今知安得感悟至此諫
 或不入言或隨事規諫出告古今諫或不得入歸家悒悒
 不樂家人見其故四鐵御史獻徵錄明世宗時馮恩為
 然不樂家人見其故四鐵御史獻徵錄明世宗時馮恩為
 甚性懷而險阿諛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為腹
 心彗并及二相上憲甚逮下詔獄律斬時汪大為腹
 尋當論決例會審南關門汪太宰怒謂秉筆故令校卒持
 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秉筆故令校卒持
 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臣公曰大臣
 若又安能礫我太宰益怒謂因何敢叱大即重臣公曰大臣
 而無君人聲益厲觀者咸噴噴稱歎曰是御史始欲拳
 公公應之聲益厲觀者咸噴噴稱歎曰是御史始欲拳
 其膝鐵也其聲益厲觀者咸噴噴稱歎曰是御史始欲拳
 目公為四鐵御史上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
 人部

折我唐書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

拂衣起頭之召謂曰猶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帝怒

乃誦謗削籍蕭翰徵錄明嘉靖時程文德素講理學所

解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疏辭勸上

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為誹謗命削籍

不諫附

原陷主棄君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解之臣寧

求之不言淹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鄧懷道可用帝問狀

帝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黨言謝曰臣

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

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飾

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

諫未答曰願無隱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

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

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

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違忤以納善豈順從而忘危帖並白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陷君於惡何用臣為苟賴其榮是為尸利

不庭其失宜及墨刑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陳忠讜

之言猶聞有賞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

猶不成人之惡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重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

人部

洪鑑卷之三

諫

六

終日無聲飲三品粥豆一鳴則斥之原禍受其咎傳

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禁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

改焉必受其咎今吾深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佑

增猶踵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

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

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謂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而陳或退上封事終

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彌縫其間元史阿魯渾薩理

邪何公等皆不言也桑哥同視事及

嘗不勝其問使無傷國彼所忌獨臣臣言抱柴救火不

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諫五

增詩宋石介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

龍興徐出闡闡晨坐太極晝開闡闡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

重慎微密汝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

門闡為予京兆聖子讒說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

予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塵竭

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

渾朴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

哲惟修惟靖立朝輾輾言論礫礫忠誠特達屢進直言

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
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韓琦
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為諫官
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
詩

原賦唐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
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
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

驕力狠戾倔强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
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
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
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
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
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
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
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

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轡之吳西有伺
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
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
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
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
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
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
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
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謹言表
曰臣聞明臺旣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
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
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
謬譎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美方
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
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闕興規袞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輶樂可追 **增**唐魏徵
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
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

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

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
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
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
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
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
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
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
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
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
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
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
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
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顧望畏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
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直
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啁啁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

從而怒謗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

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

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
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
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
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
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
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
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
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
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
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

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
容默默無所恥思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
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
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
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
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程
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李綱
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召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

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遽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

時戴銑等以
攻劉瑾逮繫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
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從為平易以特立為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
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歷大
位九年於今矣以為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陝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

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
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為孽置郵不
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為治安
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
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為勉而以唐
宋之徇林甫安石為戒

原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
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翫好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裙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

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
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
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有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
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
必過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
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
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
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
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
發于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
可以喻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
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
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蓍信龜咸得盡忠
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增**唐杜牧
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
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

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
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
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
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
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
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
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
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
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

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

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
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
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
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
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
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
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
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
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

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
投鼎鑊離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
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頽欽若
之信旣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
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宸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褒
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
有傾天滅地汙宮溷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
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
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

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
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
致白旗之戮增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
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
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
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
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
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
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

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
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
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
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
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
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
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
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
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
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贊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原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

以樂而忘死矣

增

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

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
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
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
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
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
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
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
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
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

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
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
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
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
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

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
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
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

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原殿坐 庭詰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

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

等議而今背之衣褐見 被酒伏漢書虞將軍與妻敬衣

衣褐見不敢易衣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講經

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飲醉但任

大責重憂贊引 盤辟魏書游楚為隴西太守以功

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畫接 盱食易畫日三接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

人部

對見

對見

對見

敷奏

延訪

書敷奏以言

通鑑

字於上前

讀於

上前

漢書夏侯勝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上詳前

能賜以秘書

上其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上詳前

御前

折字同列張為其嗜酒闊達故言時醉在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上詳前

言

天子休命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傳

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開

忠信所傳之也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書

禮唐正色曰名講忠信見不拜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上簾

納陛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

下過聽引對禁近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

下過聽引對禁近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上簾

宋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肅然拱揖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設座

臨軒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殿

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大臣

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莫如也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所以入觀意感慨涕泣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當延英待卿舊儀閣中羣臣未退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劉忠宣大夏以度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與商榷時事雖公輔監近有不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語人不不知左古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對久之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人部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出監貢

相殊禮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宇

燭送歸舍人院
外廷無知者
尚書如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仁宗謝讓為刑部尚書
命扶出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遠太宗時為翰林
學士進承旨嘗夜台對令內侍持燭送歸院
對廢坐論五代史漢乾祐中令侍燭送歸院
昌言徒讀天曉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異
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
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懼帝英睿每事輒
具劄子進呈始賜對請對唐書李絳為中書舍人
廢坐論之禮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厚矣願聖治何有
明日對三殿臣元和中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
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開廣言
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帝怒其輕肆開廣言
路歷陳時政宋史賈黯字直孺備位諫官果於言事

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
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
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入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黜
以爲不得進外事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
下不得爲吏部尚書矣請如故不許獻徵錄明孝宗初
王恕爲吏部不得尚書見若所以庶其有濟且公宜先
而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且公宜先職更無可
時矣恕立紫宸對延英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日與
善其言唐書苗卿拜侍中病塞乞間日入政事
穆穆之爲御小廷英召對宰相對小廷英自晉卿始
堂帝優之爲御小廷英召對宰相對小廷英自晉卿始

對見二

原長者之言後漢書詔問光祿勳劉昆曰前在江陵反
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書思對命書思對命
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進止有常殿門進止有常處郎
天威左傳天威咫尺

人部

對見

對見

對見

僕射竊視之不失尺
 寸其資性端正如
 與范唯入成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
 也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纍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也
 事欲與卿講天下
 獨員上殿曹尚書徽宗所對英帝汗衣
 殿上朝紳動色
 京陛見上注視久之
 朝紳皆動色相慶
 真卿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名不名魯元史成宗即位語阿
 訪又揭大體自是台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閣中咨
 對十一刻
 為諫議大夫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大臣率下二三
 刺渠年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大臣率下二三

對問一

原削葉 據經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
 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周字允南雖合或不從不強爭時
 明白晉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詣
 保興守信子也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軍職固辭
 時唐書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皇太后奇之
 亮野唐書武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皇太后奇之
 十六野唐書武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皇太后奇之
 名至前入學太皇太后對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
 元帥宗翰弟也
 上嗟歎久之
 名問經義諸史應谷如響
 為禮部尚書歷仕仁宗宣宗震聰明絕人每奏請他尚
 愈多皆自專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
 人部
 附錄頁三卷三十一

之後奏對如流未嘗有誤
時响厠騷叛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以關右兵分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拔在禁中矣
眞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荅奏輒并稟封上帝重其慎密
朝笏記事漆簡荅問
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明史紀事太祖徵秦從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荅甚密左右無知者
不復獨對不得獨對
唐書蔣仲改兵部之每見必咨以天下得失一日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事早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白
上陳下問
並白

源
次訪

原咨訪 吳志闕澤宇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清問 書 明敏

人物志 宋梁顥每 夙具 獻徵錄明世宗朝梁材爲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

進對詞辨明敏 事當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

弗夙具者乃歎曰渠果若是辦耶 失次 唐書喬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琳年高且嘖每

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祈恩 宋史劉隨上言比年庶官繞倖請託或對

見之際涕 泗祈恩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

對問

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人部五十七 說 辯附

說一

增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又揣篇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撓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撓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晉陸機文賦曰說煒華而譎誑

說二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
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
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遂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兵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

今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急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
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
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
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辟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
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
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 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
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穰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傳吳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增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闊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入爲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旣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原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

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肯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
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
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
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繫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
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

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
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
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又曰王琚補諸暨
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
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
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
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
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
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
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
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又曰兵馬使
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旣出恒州謂衛常寧曰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

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
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
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
之傳首京師又曰朱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怦其
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
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忠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唐書曰王武俊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之林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目新邪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聞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

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寡人也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焉燧盟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

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戎敗未可知勸王彥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

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
日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
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鈞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
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
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
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爲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
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顓國植黨反
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
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爲
時相游說邪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
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
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
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
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
之憂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
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
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
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

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
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
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
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撫然曰非卿言我幾失
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
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
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
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柔哥爲政
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時帝畋遼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爲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誅之籍其家 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鬪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 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

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苦心勞志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

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叅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

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寅鑑之反以誅瑾爲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

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永業暨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又曰世宗時姚鎮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璋爲猛婦翁鎮慮其黨猛召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

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即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撫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
 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即我
 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
 言我赤族不悟猛取我女讎視之吾何曜焉吾欲殺猛
 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
 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
 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遂陽使追臣反以其
 事白鎔鎔喜乃不備璋璋卒誘猛擒之

說三

原賜璧 佩印 史記虞卿游說士也躡屣擔簦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命

為上卿 屏首相秦嘗 抵掌 掉舌 國策蘇秦說趙
 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抵掌而談天下莫之抗 漢書酈食
 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長短縱橫 煒
 畢譎誑 漢書主父偃學縱橫長短 緩頰 甘辭 漢書
 謂酈食其曰為我緩頰說魏王豹 莊子 矯尾厲角
 盜跖篇孔子曰為我緩頰說魏王豹 莊子 矯尾厲角
 破橫散從 鬼谷子蘇秦張儀張儀一使從之 矯尾厲角
 地也 白帖蘇秦張儀破橫散 避所匿 知所長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鬼谷子介蟲之捍必以甲
 韓非說難凡事以密成亦以泄禍 鬼谷子介蟲之捍必以甲
 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鬼谷子介蟲之捍必以甲
 而後動螫蟲之動必自腹障而後言說者不知其長而談者
 不知用也 注蟲以甲自腹障而後言說者不知其長而談者
 決是非 察愛憎 鬼谷子變慮篇乃立三儀曰上中下參
 儀儀生說說生進進注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 和若比
 說儀生說說生進進注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 和若比

目 伺若聲響 鬼谷子其和也若此目魚其伺言也若

魚相須而行伺察言詞往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揣摩之工苑

鬼谷子摩者揣之也漢書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

得官 口舌存國 擊也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

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也五代史太祖出師南征李煜

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

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請言鉉博學有材辭

庭仰而待之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徐名之升

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罪大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

鉉對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唐書元宗西行皇太子

鴻漸與崔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

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主

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元史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陶沙

不花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

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

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

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

乃顏既自歸矣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

非大王意自歸矣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

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然二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

解 說懷光 詣劉瑾 唐書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

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

於不義明史紀事李夢陽有片紙書數語曰對山救我海

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片紙書數語曰對山救我海

海不往至是夢陽以片紙書數語曰對山救我海

冠羣臣且為李夢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明皇任高力士

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公能之乎瑾曰明皇任高力士

欲為白脫靴哉瑾曰當為先生圖之夢陽由是得釋何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遺賈誼項王請太公弗聽復

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

父下妻以中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

及兵部尚書也明史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此

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督王佐往以兵渡江建文遣李景隆

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輒加之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裂土分封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已 帖 巡其

吾故有地矣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黥布

受戮無收朱建之謀 漢書韓信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 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原談笑却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

增因來往

呂氏春秋

說四

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 操兩可列子鄧析操兩

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陳說大義 唐書柏耆素有志

弊之 義旗回指 詳陶侃事 陳說大義 唐書柏耆素有志

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

行營以畫于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

拾遺既見承宗陳說大義承宗泣 學術不純 祖嘗與

姚樞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必及禍 東縵乞火 書

曹參相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及禍 東縵乞火 書

遺補過顯賢進能通客或謂通曰必及禍 東縵乞火 書

及何婦不進於相國乎通曰盜怒而逐之里婦晨去過所善

母語以事而亡謝之里母曰盜怒而逐之里婦晨去過所善

東縵乞火 書 乞火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縵

於國曹 風颺雷激 之徒風颺雷激 說 辯

人部 崇鑑錄卷之三

辯一附

原害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莊子服

離合

堅白

五帝連子齊有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

魯仲連謂巴曰

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而出服千人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堅白異而出服千人

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

音諸儒動左莫能與抗有梁丘易充宗乘

故諸儒為之語曰

五鹿

嶽嶽朱雲折其角連文子解連

連環可解也

庖言

美言倪莊子庖言日出可以市

說楚

絕秦

聲子說楚詳左傳陳說利害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

願齊楚合戰

賜著緇衣白冠陳說其間利

害使二國釋患

唯賜能之

曰辯哉漢書婁護為人

短小精辯

安號曰婁君

卿唇舌陸賈宏辯伊籍應

聲事

無道之君

蜀志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

三端

三妙

韓詩外傳鳥之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端文士筆端

利口巧辯

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之

子正善屬文有口

辯舌

端武士鋒端吳錄吳與沈友字

皆絕於彫萬物

驚四筵

莊子古之妙刀之天下者智雖

人也

驚四筵

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說也

沛公輟洗

張昭盡爵食其入

詩高談雄辯

驚四筵

杜沛公輟洗張昭盡爵食其入

助秦攻諸侯

將欲率諸侯

相率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食其

天下同苦秦久矣

無道諸侯

相率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食其

坐必欲合義兵

誅無道秦

相率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食其

前延有酒色

不肯復飲

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能令

張公辭屈乃當

飲此

格難昭曰非養老之禮權曰卿能令

猶未告老今軍

旅之事

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

何謂不養老

昭卒

游揚其名屢奪其說曹丘生數

無詞遂為盡爵

卒

游揚其名屢奪其說曹丘生數

招權顧金錢與貴人趙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
使人先發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則揖布曰楚人諺曰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得此聲梁楚之間
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也僕游揚何足以得此聲梁楚之間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唐書大悅引為上客布名顧不
倚貴縱辭者多下之獨陸元談辯鋒生答問鋒生
五代史後唐孫晟奔吳是時李昇方纂楊氏多招四
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
已而坐定談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
唐書韋渠牟為四門博士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
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
大意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
之意辯詐無窮辯論不屈唐書呂用之薦諸葛殷
為人臣慮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於高駢明曰上帝以公
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元史桑哥當國董文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乃撫辭韻如流對答
拾臺事百端日與辯論不為屈
如流南史周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官商朱紫發口成
滯彌日不解梁語辭韻如流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
宴集元需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
馳聘大義問以劇談哀時騁義摛與復辭簡意明
哀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遽言亟辯陳元史虎都鐵木祿字漢卿以軍事入奏敷
人樂於聽受昔唐書權德輿善辯敏捷給令侍左右斯人
顧不勝邪唐書權德輿善辯敏捷給令侍左右斯人
悟人主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
切於求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參贊大機是時帝
與從容不敢有所輕重逢占射覆擘肌分理朔東傳
朔之詠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張衡西京賦游說
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騁白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恒譚新論公孫龍為
人部

謂白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
原蘇秦陳六

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
原蘇秦陳六

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河注 泉湧 喋

喋利口 截截諱言 彈射臧否 商摧得失 言惟

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

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附

原一日伏千人 詳辯 **增**飛言 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

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 口諧辭給方

朝傳自公卿在位朝皆傲弄無所 懸河 世說郭象口

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如懸河瀉水

注而 一佛出世 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

人太祖開其惑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 求至當

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無可攻

元史揭傒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 後止

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無可攻

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重不

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鋒出 東方朔傳郭舍人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論辯 元史順帝時伯顏專恣以弟之弟左右大驚 往復

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世乘間自陳之帝脫宿衛偵帝

人與脫遊時帝左右獨世乘間自陳之帝脫宿衛偵帝

靡他遂聞於帝 聰敏辯給 金史阿離合邁為聰敏

帝始信之無疑 聰敏辯給 金史阿離合邁為聰敏

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 與斜葛同修本

朝譜牒或積年舊事人有遺忘輒一一辯析言之世祖

嘗稱其強記 人不及也

人部

說五

原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桓公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爲敗軍

禽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祥牂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闕影何施睂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

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摧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
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
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
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
衍聞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
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
乎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
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
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
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劔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
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
捲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
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
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
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
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
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
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
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
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
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
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
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

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書曰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眾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

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為誡鄰藩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況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

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
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
冀聽識一聞斯悟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
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
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
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增

唐高祖岑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

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
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撫撫周原僵屍
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葬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足矣殫商卒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
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兵瓌在馮翼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記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眾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勵兵訓士以待其至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岑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跣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

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政惟岳之舅惟誠惟岳庶兄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

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斲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

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生爲暗懷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謝朓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華風不就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登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

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絕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志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明太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 太祖與元將擴廓帖木兒書曰閣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畜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書讀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

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高魏為建文帝上書燕王曰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

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黷錯為名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眾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每念大皇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
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
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
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
熟思而審處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